

論《儒林外史》的抒情地景——以南京和蘇杭為例

On the Lyrical Landscapes of “Unofficial History of Scholars”: Taking Nanjing, Suzhou and Hangzhou as Examples

謝佳滢*
Chia-Ying Hsieh

(收件日期 107 年 11 月 15 日；接受日期 108 年 1 月 20 日)

摘 要

歷來研究較少分析《儒林外史》的抒情性與地景之關係，《儒林外史》描寫南京時多以文人閒情為主，主要關心「美景」，故以「煙水氣」形容其抒情意境，分為以下三小節討論：「雨花臺的風雅士庶」探討杜慎卿、蓋寬和荊元遊雨花臺的抒情性；「玄武湖的高士／隱士」討論莊紹光在玄武湖花園中「抒情意境」的建立與崩壞；至於「秦淮河畔的名士」則以敘述者士大夫視角為主的南京書寫，介於「士遊」與「庶遊」之間。而「蘇杭金粉香」則是「市井閒情」，關注焦點多為「遊人」和「食物」，較近於平民品味，又分為兩小節討論：「西湖的士遊代表」探討在「士遊」文化之下的馬純上，是由士人到庶民旅遊型態的過渡代表；而「虎丘的道學家與旅遊者」討論王玉輝在旅遊途中的觸景傷情，呈現人、景、情融合的抒情性，因而削弱其道學家形象。總之，「文人閒情」與「市井閒情」各自呈現出不同階層的抒情方式，並凸顯出明清旅遊文化之下所產生的文本特色。

關鍵詞：抒情地景、旅遊文化、儒林外史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Abstract

Historically, there has been les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yricism and the landscape of Unofficial History of Scholars, which describes Nanjing as the main site of literary leisure. The description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beauty”, so it is described as “smoke”. The lyrical conception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sub-sections: “The Elegant Gentry of Yuhuatai” discusses the lyricism of Du Shenqing, Ge Kuan and Jing Yuan; “The Hermits of Xuanwu Lake” discusses Zhuang Shaoguang’s “lyrical vision” in the Garden of Xuanwu Lake.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llapse of the “Qinghuai Riverside” was written in Nanjing. This work is dominated by the literati’s perspective in its discussion of the traveling literati and regular people. The “Perfume of Women in Suhang” discusses “city leisure”. The focus is mostly on “tourists” and “food”, which is closer to the taste of regular people. It is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the first is “The representative literati tourists at West Lake”. Ma Chunshan represents the culture of tourist among the literati and normal civilians; and “Taoists and tourists” discusses Wang Yuhui’s sentiment about travel, fusing the lyricism of people, the landscape and sentiment of scenery, and thus weakening the image of the Taoist. In short, “literary leisure” and “city leisure” each present different forms of lyricism, and highlight the textual features produced under the tourism cul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Lyrical landscape, Tourism Culture, Unofficial History of Scholars.

壹、前言

《儒林外史》中有不少關於地景遊賞的描寫，如南京和蘇杭地區的名勝古蹟等，都是小說中文人曾造訪之處，如 33 回回目「杜少卿夫婦遊山」（指「清涼山」）和 40 回回目「蕭雲仙廣武山賞雪」，皆可一窺「遊賞」在小說中的重要性。在遊賞地景的過程中，作者藉由展現小說人物性格，亦在其中抒發對於人物的價值判斷。歷來關於《儒林外史》中的抒情性討論，如普實克認為中國古典小說紀錄事實時，伴隨著抒情性的評價與解釋，而將日常生活提高到詩、審美的領域¹，故將之視為文人化小說；而高友工則認為中國詩歌的抒情傳統影響了古典小說，如《儒林外史》展現出「抒情意境」（lyrical vision），並完美結合了敘事與抒情²，將此書納入抒情傳統；至於許建平和林衍皆以「詩化」小說描述《儒林外史》情景交融的特色，且進一步指出《儒林外史》如何以詩意的手法表現抒情傳統。此外，商偉則接續高友工之說，認為《儒林外史》符合抒情傳統的核心素質：誠實的情感、冥想的意緒、適性自得的人生態度、物我合一的整體性；並從「詩意場域」的角度，討論文人章回小說作為新批判性媒體的特徵，更細緻地分梳《儒林外史》中的抒情傳統如何表現於內容與形式。由上述可見，《儒林外史》中的文人化、抒情性和詩意，都和「情」、「景」之描寫密切相關，並有其重要意義。

「景」在中國古典抒情詩的創作過程中，是內在情感與外在景物之間因緣湊泊的關係與現象⁵；而抒情／詩意小說《儒林外史》中的「景」則可聚焦於「文學地景」來理解，藉由文學敘述透露空間如何被編排秩序，以及與空間的關係界定社會行動⁶。《儒林外史》在抒情傳統下所產生的地景描寫，既展現了明清旅遊文化之興盛，也反映了作者的創作主

1 [捷]雅羅斯拉夫·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著，李燕喬譯：〈中國現實中的文學和藝術〉，收入氏著，李歐梵譯：《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105。原文“the reality and art in Chinese literature”發表於1964年，收入李歐梵編輯：《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1980)。

2 高友工：〈中國敘述傳統中的抒情境界——《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讀法〉（“Lyric Vision in the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A Reading of Hung-lou Meng and Ju-lin Wai-shih”），《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291-292。原文刊載於[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編：《中國敘事文學：批評與理論文集》(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7年）。高友工所說的意境，是指藝術作品在剝落其表面肌質後所顯露出來的意識形態基礎，有時通稱為含意或意義。抒情意境是詩歌的傳統，也是詩歌意識的一部分。而在〈試論中國藝術精神〉一文中，vision則譯為「視界」，是指感性結構（內在）和知性結構（外在）合一的象徵結構，高友工認為在此一層次中，抒情美典與敘述美典合一。詳參頁162。

3 許建平：〈《儒林外史》：一部意在言志的詩化小說〉，《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1997年），頁36-44。林衍：〈略論中國小說的詩化〉，《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0年），頁84-87。

4 商偉著，嚴蓓雯譯：〈跋：《儒林外史》的詩意場域：鄉愁與失落的家園〉，《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頁384、396。

5 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頁53。

6 [英]邁克·克朗(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頁65。

旨，便形成了「抒情地景」——即是指涉抒情之所以可以被表現，主要是依靠「借景」為途徑的「抒情性」。其中的地景描寫多以南京和蘇杭為主，吳敬梓(1701-1754)託名所作的臥閑草堂評本（現存最早的評本，刊印於嘉慶8年）便指出：「書中如揚州，如西湖，如南京，皆名勝之最，定當用特筆提出描寫。」（24回，頁309）⁷可見吳敬梓是以特殊的情感和筆法描寫「名勝之最」——揚州、西湖和南京，這些地點也可代表古典小說中常被書寫的地景名勝，故將之納入抒情傳統之下討論。⁸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家對於這些地景名勝的描寫（內容包含山水、園林和風物等），陳文新指出《儒林外史》使用了寫實「南京」地景的筆法，和遊記散文同樣具備高度的精確性；商偉認為馬純上遊西湖一段，和張岱(1597-1684)〈西湖七月半〉中的「第五類遊湖者」有異曲同工之妙⁹；戴夏燕則討論吳敬梓採用古代筆記、遊記散文的筆法，將南京名勝描寫得生機盎然¹⁰；而湯克勤和丘森才則認為南京的士人和風景交融之關係，呈現出吳敬梓的寓客情懷¹¹。至於「蘇杭」的地景書寫在明清小說中亦常出現¹³，《儒林外史》中的蘇杭地景有西湖和虎丘，前行研究多指出其中反映明清旅遊文化¹⁴，可知蘇杭在明清小說中的重要性。

由上述可見，《儒林外史》的景物描寫和晚明小品¹⁵的修辭和敘述方式類似，《儒林外史》寫情景時注重的「閒情」，近似於晚明小品描寫生活中的雅趣，此「閒情」表現於超乎日常生活瑣屑庸俗的雅致¹⁶。然而上述研究多從情景交融的角度討論山水景色與人的關係，故本論文擬從「抒情地景」的角度，分為「南京」與「蘇杭」兩部分，並加入吳敬梓的〈金陵景物圖詩〉作為互文研究的參照材料，以探討《儒林外史》呈現「南京」與「蘇杭」的遊賞者如何形成心物感應的體驗，及情、景、人的關係之呈現與意義。

7 本論文引用的版本為〔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隨文附注回數與頁碼，不另行加註。

8 孫遜、葛永海：〈中國古代小說中的「雙城」意象及其文化蘊涵〉，收入蔣朝軍：《揚州與蘇州：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0。

9 陳文新：〈《儒林外史》中的山水、田園與南京風物〉，《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2014年），頁162。

10 商偉著，嚴蓓雯譯：《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頁390-391。五類人在〈西湖七月半〉中為：看月而實不見月；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實無一看者；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

11 戴夏燕：〈《儒林外史》景物描寫的藝術特色〉，《時代文學》第6期（2012年），頁169。

12 湯克勤、丘森才：〈秦淮河畔的「寓客」情懷——兼論《儒林外史》中南京名勝與士的關係〉，《嘉應學院學報》第3期（2015年），頁59。

13 西湖小說研究如孫旭：〈西湖小說與話本小說的文人化〉，《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2003年），頁19-28。劉勇強：〈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文學遺產》第5期（2001年），頁60-72。而研究描寫虎丘的小說則有葛永海：〈明清小說與蘇州風情〉，《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4年），頁88-92。

14 史亞雄：《明清旅遊研究——以小說材料為中心(1573-1820)》（保定：河北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頁19、32、39、44、45。

15 曹淑娟認為晚明小品以抒發「性靈」為基本精神，討論範圍不只有「性靈派」的小品。詳參氏著：《晚明性靈小品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頁9。

16 呂正惠：〈中國文學形式與抒情傳統〉，收入陳國球、王德威編：《抒情之現代性》（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頁441。

貳、南京煙水氣：文人閒情

吳敬梓於 33 歲，即雍正 11 年 (1733) 2 月移居南京¹⁷，因此《儒林外史》中許多關於南京名勝地景的描寫有其根據，發生於南京的情節共有 21 回，佔了近一半的回數，主要集中於雨花臺、玄武湖和秦淮河畔三處抒情地景，名士們多居於南京，且主要人物也多遊歷過此地名勝，可見南京在小說中的重要性。「六朝煙水氣」正是作者對於南京的印象，其內容包含：六朝人文勝跡遍地；文化氣息和人文色彩濃郁；文采風流和詩意棲居¹⁸，以下將分述此印象如何使南京成為抒情地景。

一、雨花臺的風雅士庶：杜慎卿、蓋寬與荊元

在描寫南京的場景中，最先出現的是文人蕭金鉉、諸葛天申與杜慎卿酒足飯飽後走訪雨花臺：

一同步上崗子，在各廟宇裏見方、景諸公的祠甚是巍峨。又走到山頂上，望著城內萬家煙火，那長江如一條白練，琉璃塔金壁輝煌，照人眼目。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太陽地裏看見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大家藉草就坐在地下。諸葛天申見遠遠的一座小碑，跑去看，看了回來，坐下說道：「那碑上刻的是『夷十族處』。」(29 回，頁 364)

三人特別參觀方孝孺 (1357-1402) 墓和景清 (? -1402) 祠的情節，反映出作者藉由兩位聯手支持建文帝、反對明成祖的忠心文人被誅，凸顯出對於前朝歷史的評價，作者藉由慎卿的顧影自憐，既是一六朝名士的行事風格，又具有自我形體欣賞的美學意涵，他不甚在意此地景的文化與政治意義，投射出作者對於文化與歷史被忽視的感慨。

江南名士杜慎卿出身「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30 回，頁 370) 的官宦世家，並曾在二十七州縣的詩賦考試中獲得「縣案首」，當然深具詩文素養，作者以慎卿視角觀賞長江與大報恩寺琉璃塔相映的美景，和南朝齊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¹⁹、元代周德清《塞鴻秋·潯陽即景》：「長江萬里白如練」²⁰的韻文傳統相呼應，展現出文人的詩意敘述眼光。「琉璃塔」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位於雨花臺東側、秦淮河畔的大報恩寺正殿後，為明初至清代前期南京最具特色的標誌性建築，此寺作為明初刻經和印經中心，且是義學講壇，有其文化意義²¹，吳敬梓〈金陵景物圖詩·琉璃塔〉詩序

17 陳美林：《吳敬梓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146-189。

18 馮保善：〈六朝煙水氣：南京的城市文化性格〉，《浙江學刊》第 5 期（2006 年），頁 14-16。

19 [南朝] 謝朓：《謝宣城詩集》卷 4 五言詩（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明末毛氏汲古閣景寫宋刻本），頁 18。

20 吳庚舜、呂薇芬主編：《全元散曲：廣選·新注·集評》（下冊）（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997。

21 李麗紅：《琉璃古風：琉璃器與文化之特色》（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 年），頁 95。

便描述此塔「壯麗甲天下」²²，詩云：

舍利何年置，凌虛到碧霄。春日光晶瑩，秋月影動搖。但悟真空相，何慮劫灰燒。香燈仗佛力，莊嚴托聖朝。²³

相較於小說中描述佛寺的金碧輝煌，此詩則更強調佛寺的重建歷史和重建後的莊嚴樣貌，及所供奉的佛法力高強。小說在描述琉璃塔之美後，接著諸葛天申提及方孝孺墓碑題「被夷十族」，並置了明成祖一方面提倡孝道，一方面卻不留情地斬殺了忠於皇統的方孝孺及其族人之史實，不無諷刺之意；而慎卿道方孝孺「迂而無當」，故「朝服斬於市，不為冤枉」，也反映出支持明成祖政權的想法²⁴。吳敬梓以其歷史關懷融合南京的地景，並抒發對於前朝忠臣的緬懷之情；而作者在抒情之外的諷刺，則使南京成為具備歷史意義的抒情地景。

另外，遊雨花臺的不只是慎卿這類風雅文人，南京的平民百姓也將雅興融入日常生活，如「兩個挑糞桶的」便是一例：

坐了半日，日色已經西斜，只見兩個挑糞桶的，挑了兩擔空桶，歇在山上。這一個拍那一個肩頭道：「兄弟，今日的貨已經賣完了！我和你到永寧泉喫一壺水，回來再到雨花臺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一點也不差！」（29回，頁364）

臥閑草堂評本指出：「寫雨花臺，正是寫杜慎卿。爾許風光，必不從腐頭巾胸中流出。」（頁366）由評點可見雨花臺情節是以杜慎卿為主要聚焦對象，但六朝煙水氣未必專屬於文人，故商偉認為此處的平民成為救贖人生的詩意象徵²⁵，作者藉由平民生活中的雅興顯現《儒林外史》的抒情性。引文中的「永寧泉」為金陵名泉之首，因位於永寧寺內而得名，又因位於雨花臺附近，故名雨花泉²⁶。慎卿道菜販、酒保飲名泉和觀夕照乃是「六朝煙水氣」濡染而成，因南京作為六朝首都的歷史悠久，故百姓也沾染了六朝所留下的雅氣，以風雅之平民襯出風雅之慎卿。

另外，在吳敬梓〈金陵景物圖詩·雨花臺〉的詩序中，亦可見其對於雨花臺及附近景

22 [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昇校注：《吳敬梓集繫年校注》卷5（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456。

23 [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昇校注：《吳敬梓集繫年校注》卷5（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457。

24 杜貴晨：〈《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1期（2000年），頁104。《傳統文化與古典小說》（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16。

25 商偉著，嚴蓓雯譯：《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頁390。

26 [清]陳作霖著，陳濟民點校：《金陵物產風土志·本境植物品考》，收入《金陵瑣志九種》（上冊）：「永寧庵雨花泉，水中之精品，地僻不可常致。」（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光緒34年刊本），頁128。

點的關注：

聚寶山之巔為雨花臺……。出聚寶門二里外，直造其巔，上有方正學、景忠介二先生祠。近臺則永寧泉，泉極清冽。²⁷

詩序描述雨花臺、方孝孺、景清祠、永寧泉等地景時較重視地理位置，並特別指出永寧泉的清冽，可見吳敬梓對於這些地點頗為熟悉，和小說描述相參照，可知其在寫景之外，還藉由小說人物的言行舉止表現對於地景的看法，與抒情傳統重視情景交融的特色相符，詩則云：

香風吹萎華，煙雲籠嵒嶺。²⁸緩步上平崗，懷古尋斷碣。其旁塚累累，其下藏碧血。柳陰酒旗颺，柳色茶煙結。開冰操棘矢，逐疫持桃茆。²⁹都人修禮樂，用以祀倉頡。³⁰

「緩步上平崗」與《儒林外史》所描述雨花臺的地形相合，而「尋斷碣」和「祀倉頡」則凸顯出禮樂文化的衰退，禮樂之都南京的地位衰退，也呈現在 55 回中泰伯祠傾頹的敘述。

另一個「遊雨花臺」之情節，便接續在蓋寬和鄰老談完此令人傷感的古事後，遊賞者便是二人：

鄰居老爹道：「我們順便上雨花臺絕頂。」望著隔江的山色，嵐翠鮮明，那江中來往的船隻，帆檣歷歷可數。那一輪紅日，沉沉的傍著山頭下去了。(55 回，頁 671)

平民蓋寬和鄰老一同登雨花臺山頂觀夕照，作者著墨於雨花臺山景、江色、帆影與落日，補充了上述引文偏重於人文建築的敘述，也顯現出雨花臺特殊的人文與自然風景。而此段描寫接續在二人參觀蕭條的泰伯祠之後，故天二評：

才見東升又看西沒，自古以來幾千萬年日日如此，無人理會，卻被淡淡一語提出。聖賢豪傑，俱當痛哭。(頁 671)

27 [清] 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昇校注：《吳敬梓集繫年校注》卷 5（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454。

28 筆者案：高山或山的高處。

29 筆者案：桃杖與掃帚，用以辟邪除穢。

30 [清] 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昇校注：《吳敬梓集繫年校注》卷 5（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454。

「聖賢豪傑，俱當痛哭」的原因，是自然界日復一日的日出日落，更加映照出泰伯祠短暫的興衰史，紅日是象徵聖賢所傳承的文化，故商偉指出此情節象徵南京的自然風景與歷史滲透進抒情主體的核心³¹。但面對泰伯祠衰敗的無奈，吳敬梓對於南京的禮樂文化傳承仍抱有一絲希望，並將此寄於「市隱」之人。蓋寬象徵「四藝」之「書」文化，在此情節中的詩意瞬間，也反映出晚明小品中珍愛與人偕遊的情趣，及偏好鄉野奇人異士的描寫³²。

荊元在清涼山于老園中的對話，亦反映出此特色，故天二評：「此于老亦與蓋寬鄰老相匹」（頁 672），認為于老和蓋寬、鄰老是同類人。此情節始於善彈琴的荊元造訪于老位於清涼山後住處的園林：

荊元道：「古人動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裡要甚麼桃源！只如老爹這樣清閒自在，住在這樣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怎的如老哥會彈一曲琴，也覺得消遣些。近來想是一發彈的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荊元道：「這也容易。老爹不厭汗耳，明日我把琴來請教。」（55 回，頁 673）

黃富民（署名「小田氏」，完成於 1853-1863）評點指出：「便是神仙，先生寄託如是」（頁 672），荊元與蓋寬同是具有雅興之隱士形象，此情節出現桃源避世的「桃花源」典型敘述，但于老之隱為「市隱」，偏向陶淵明式「清閒自在」的「城市山林」，「活神仙」一詞呈現出城市山林是比桃花源更高的境界；而代表四藝之「琴」的荊元對於城市山林的嚮往，連結于老「知音」的情節，反映當時文人載錄文房清賞³³的興趣，藉由二文人對於清涼山之園的喜好，表現出清涼山不只是名勝，也是寄寓作者偏好的抒情地景，呈現其對於隱逸於山水的情懷³⁴。

二、玄武湖的高士／隱士：莊紹光

嘉靖皇帝賜與莊紹光居住的玄武湖是江南三大名湖之一，也是頗具規模的皇家園林，故不同於于老清涼山之園的另一種人間仙境：

這湖是極寬闊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邊臺城望見雞鳴寺。那湖中菱、藕、蓮、芡，每年出幾千石。湖內七十二隻打魚船，南京滿城每早賣的都是這湖魚。湖中間五座大洲：四座洲貯了圖籍；中間洲上，一所大花園，賜與莊徵君住，有幾十間房子。園裏合抱的老樹，梅花、桃、李、芭蕉、桂、菊，四時不斷的花。又有一園的竹子，有數萬竿。園內軒窗四啓，看著湖光山色，真如

31 商偉著，嚴蓓雯譯：《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頁 393。

32 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年），頁 252-253。

33 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年），頁 238-241。

34 湯克勤、丘森才：〈秦淮河畔的「寓客」情懷——兼論《儒林外史》中南京名勝與士的關係〉，《嘉應學院學報》第 3 期（2015 年），頁 57。

仙境。門口繫了一隻船，要往那邊，在湖裏渡了過去；若把這船收過，那邊飛也飛不過來。(35回，頁438-439)

莊紹光因皇帝徵辟乃入京進言，後決定還家而被賜居玄武湖(34回)，作為隱居地的玄武湖「和西湖差不多大」，範圍包含五大洲、花園和竹林，但卻和西湖卻形成不同類型的抒情地景(「西湖」的討論詳參第三節)，除了百姓採收湖中作物、打魚的工作景象，專屬於他的湖中花園美景也成為敘述重點。

而莊紹光居住的櫻洲為湖心島，可和〈金陵景物圖詩·太平堤〉的詩序相對照：

出太平門外，有長堤³⁵，其水則後湖也。一名蔣陵湖，一名玄武湖。湖中洲凡五，前明貯天下圖籍於湖中洲地，遂為禁地，燈火不得入。其洲周四十里，魚蝦菱芡之利最多。康熙中百姓納稅于官，湖為民佃。³⁶

詩序提及玄武湖的別稱和周邊景點，及湖中洲因存放黃冊而成為禁地，而小說中農作物的豐收情景也在此呈現，並指出稅收的分配方式，較偏向說明性的語言，而魚米之鄉的豐饒印象同樣在詩中展現：

澄澈蔣陵湖，神光似沅澧。瀾漫春雨多，極望樹如薺。芙蕖紅欲然，蒲稗青如洗。步上長隄遊，雲水飄菰米。³⁷

此詩從遊人的視角觀看玄武湖的清澈、春雨之多以及植物之美，小說與〈金陵景物圖詩〉都使用了詩意的敘述，強調玄武湖豐富的物產與五洲之用途，此系列組詩可以明中期後盛行紀錄自己曾至某地遊覽的「紀遊圖」³⁸來理解，既能保全文獻和怡情養性，也可用於將來考古需要，故本文討論其與小說的互文關係有其意義。

而中間洲花園不只是世界中央的仙境象徵，「船」也使紹光夫妻和人間不即不離，能隨時出入於湖岸之間。然而「真如」仙境也暗示仙境終將消失，因四洲上放置的圖籍正是紀錄全國戶口的黃冊，暗示此終非真正的仙境，湖光山色不只是作者投射隱居的個人抒情動機。而紹光在花園中和妻子說：「你看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們的了！」(頁439)對照後文中山王府的總兵追捕盧信侯至玄武湖的情節，更具有諷刺意義，因為當總兵「把

35 筆者案：十里長堤。

36 [清]吳敬梓、吳娘：《吳敬梓吳娘詩文合集·文木山房集外詩文》(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頁86。

37 [清]吳敬梓、吳娘：《吳敬梓吳娘詩文合集·文木山房集外詩文》(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頁86。

38 巫仁恕、[義]狄雅斯(Imma Di Biase)：《遊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年)，頁103。

39 孟醒仁、孟凡經：〈讀吳敬梓〈金陵景物圖詩〉笱記〉，《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1982年)，頁103。

七十二隻魚船都拿了，渡過兵來，把花園團團圍住」（頁 439）黃富民評點云：「作者不就鴻博科，故設此幻想幻境。」（頁 439）是指吳敬梓因科舉不順，而設想玄武湖的仙境生活以自我排遣，但其中又增添了現實因素，隨著肅殺的追捕情節展開，也弱化了玄武湖的抒情氛圍，故又評：「為寫莊紹光不可為高士也」，描述即使隱居花園仍不離繁華的西湖地景，亦無法排除人間的各種紛擾。

三、秦淮河畔的名士：杜少卿與武書

吳敬梓自故鄉安徽全椒移居江蘇南京後，自號「秦淮寓客」，其對於秦淮景色自然十分熟悉，小說中南京城內秦淮河畔和人的活動息息相關，河景、寺廟、酒樓、夜色描寫雖不同於上述的山水風景，但卻呈現出另一種晚明閒情：

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時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淒清委婉，動人心魄。兩邊河房⁴⁰裏住家的女郎，穿了輕紗衣服，頭上簪了茉莉花，一齊卷起湘簾⁴¹，憑欄靜聽。所以燈船鼓聲一響，兩邊簾卷窗開。河房裏焚的龍涎沉速⁴²，香霧一齊噴出來，和河裏的月色煙光，合成一片，望著如閨苑仙人，瑤宮仙女。還有那十六樓官妓，新粧袿服，招接四方遊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24回，頁 306）

此段是從敘述者視角描述，雖然遊船是屬於上層階級的遊具，但「人」的活動才是南京敘述的重點之一，此處敘述秦淮河朦朧月夜，則凸顯出明清時人重視自然與人文和諧組合的景觀⁴³。而「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則出自元代白樸（1226-1306）《梧桐雨》雜劇第一折⁴⁴，此齣詩意濃厚的雜劇凸顯出《儒林外史》的抒情性不只是小說內部屬於個人「詩的空間」⁴⁵，也是情、景、人三者交融的抒情意境，正如臥閑草堂評本所指出：

作者用意，已囊括《荊楚歲時》、《東京夢華》，故令閱者讀之，飄然神往，不知其何以移我情也。（24回，頁 309）

南朝梁代宗懷《荊楚歲時記》與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皆是書寫舊都城歷史回憶的重要著作，上述的秦淮河夜景描寫召喚了歷來文學中南京的文化記憶⁴⁶，讀者藉由遊賞上

40 筆者案：秦淮河兩旁的房舍。

41 筆者案：用湘妃竹編的簾子。

42 筆者案：由沉香和速香合成的香。

43 陳建勳：《明清旅遊活動研究：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 247。

44 〔元〕白樸：《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寡人自從得了楊妃，真所謂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也！」（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頁 5。

45 商偉著，嚴蓓雯譯：《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頁 389。

46 商偉著，嚴蓓雯譯：《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頁 389。

述地景，可與南京所蘊含的歷史和文化情感相呼應，呈現出令讀者「移情」的「抒情意境」。

至於秦淮河畔的相關情節，尚有杜少卿和武書遊所見的四月春景：

每年四月半後，秦淮景致，漸漸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樓子，⁴⁷換上涼篷，⁴⁸撐了進來。船艙中間，放一張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擺著宜興沙壺，極細的成窯、⁴⁹宣窯⁵⁰的杯子，煮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遊船的備了酒和餚饌及果碟到這河裏來游，就是走路的人也買幾個錢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喫，慢慢而行。到天色晚了，每船兩盞明角燈，⁵¹一來一往，映著河裏，上下明亮。自文德橋至利涉橋、東水關，夜夜笙歌不絕。又有那些游人買了水老鼠花⁵²在河內放。那水花直站在河裏，放出來，就和一樹梨花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時纔歇。(41回，頁505)

乘船遊河與品茗文化的江南遊賞趣味，在通宵熱鬧的煙火中紛然呈現，反映出明清理想的旅遊境界是一邊行舟，一邊起灶煮茶，⁵³故敘述者特別強調船的形制、茶具等屬於士大夫雅化的遊具，由此亦可見夜遊南京時的節慶式氛圍，及敘述者的名士杜少卿的敘述角度；而一般遊人也頗解風情，在船上自備毛尖茶沖泡，一邊欣賞夜夜笙歌和燈景。吳敬梓也在〈虞美人〉〔貴池客舍晤管紹姬、周懷臣、汪荊門、姚川懷〕一詞亦呈現出此特色：

幾年同作金陵客，古渡尋桃葉。⁵⁴今年作客在池州，買得鱖魚，沽酒共勾留。絲絲梅雨維初夏，煮茗消閒話，端陽節近旅愁牽，秦淮簫鼓擁燈船。⁵⁵

此詞同寫初夏（但時間更聚焦於端午）於秦淮河畔梅雨中煮茶閒話，一邊聽秦淮樂聲和賞燈船的回憶，故上述評點以《儒林外史》比之於《荊楚歲時記》的節慶書寫，其中可見秦淮燈景的書寫和《儒林外史》相似，故有其重要意義。而秋天秦淮河地藏勝會的描述則更近於大眾旅遊：

滿城的人都叫了船，請了大和尚在船上懸掛佛像，鋪設經壇，從西水關起，一

47 筆者案：樓房。

48 筆者案：船上搭建用以遮陽的涼棚。

49 筆者案：明成化年景德鎮官窯瓷器，以五彩勝。

50 筆者案：宣德窯，以青花勝，被稱為明代瓷器第一。

51 筆者案：羊角燈，將羊角熬製成半透明薄片做罩子的燈。

52 筆者案：水上燃放的花炮，點著後在水面亂竄，噴出各色火花。

53 巫仁恕、〔義〕狄雅斯 (Imma Di Biase)：《遊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年），頁115。

54 筆者案：桃葉渡，即是利涉橋。

55 〔清〕吳敬梓：《文木山房集》詞一（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清乾隆刻本），頁30。

路施食⁵⁶到進香河。十里之內，降真香⁵⁷燒的有如煙霧溟蒙。那鼓鈸梵唄之聲，不絕於耳。到晚，做的極精緻的蓮花燈，點起來浮在水面上。又有極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獄赦罪之說，超度這些孤魂升天。把一個南京秦淮河，變做西域天竺國。到七月二十九日，清涼山地藏勝會。……所以這一夜，南京人各家門戶，都搭起兩張桌子來，兩枝通宵風燭，一座香斗⁵⁸，從大中橋到清涼山，一條街有七八里路，點得像一條銀龍，一夜的亮，香煙不絕，大風也吹不熄。傾城士女都出來燒香看會。(41回，頁508)

中元節與七月二十九日的地藏王菩薩聖誕，展現出此乃大眾旅遊一環的進香旅遊⁵⁹，點地香、放河燈、朝山進香及燒法船等活動，皆呈現出南京「拜香會」的傳統⁶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敘述中仍不乏抒情性，從「一夜的亮，香煙不絕，大風也吹不熄」的詩意散文敘述，可見吳敬梓以士大夫的眼光描寫秦淮河，讓庶民得以藉由色彩與氣味、聲音紛呈的節慶進入「煙霧溟蒙」的抒情場景。從上述吳敬梓的詩文中，可見其對於南京四季景色的變化及愛好，「抒情性」在此以不同於庶民眼光的方式呈現。

由上述討論可見南京抒情地景所展現的「文人閒情」，「雨花臺」的風雅士庶杜慎卿、蓋寬與荊元遊雨花臺的行爲，不只呈現出在明清旅遊文化之下名勝爲士庶所共賞，吳敬梓更藉此表現抒情性，不論是雨花臺周邊地景和歷史的關聯，或登雨花臺時所見的景色，都使得遊賞不再只是單純的遊賞，由此再現抒情性，即與人偕遊、人與景相融、載錄文房清賞等特色；而「玄武湖」則探討莊紹光湖中花園的仙境意象與抒情性之關聯，此意象不只投射作者個人隱居的抒情動機，仙境的消逝與隱士身分的削弱，更爲此抒情地景增添了諷刺意味。至於「秦淮河」的書寫則偏重描寫情、景、人的互動關係，讀者能對此充滿「南京煙水氣」的地景產生移情作用，形成「抒情意境」；此外，吳敬梓還以士大夫的眼光描寫秦淮河，讓庶民藉由節慶氣氛進入抒情地景。

參、蘇杭金粉香：市井閒情

清代李斗《揚州畫舫錄》中有：「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⁶¹的記載，相較於南京的「文人閒情」，蘇杭的旅遊者雖仍是文人，但描寫遊賞過程則較側重「市井閒情」，可見蘇杭的遊歷重點並不相同，其中更以杭州西湖和蘇州虎丘爲明中葉到晚期的旅遊中

56 筆者案：特指水供布施飲食給餓鬼道眾生。

57 筆者案：又名降真、降香、雞骨香、紫藤香，海南所產。

58 筆者案：形狀像斗的焚香用具。

59 巫仁恕、〔義〕狄雅斯 (Imma Di Biase)：《遊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年)，頁117。

60 尹富：《中國地藏信仰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9年)，頁344-347。

61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6(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清乾隆60年自然盒刻本)，頁86。

心，在遊記文學中也是重要主題⁶²。而《儒林外史》有不少關於蘇杭的描述，描述六朝繁華綺麗的「金粉香」亦可用於蘇杭，以下將集中於「西湖」和「虎丘」，並分述其抒情地景及意義。

一、西湖的士遊⁶³代表：馬純上

作為杭州的典型象徵，西湖已融入小說的主題思想，成為小說的靈魂內核與精神符號，是小說地域精神最集中的體現，並成為一種精神意象⁶⁴。西湖之美在《儒林外史》中亦有所敘述，如 14 回開頭便云：

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個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說那靈隱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這出了錢塘門，過聖因寺，上了蘇堤，中間是金沙港，轉過去就望見雷峰塔，到了淨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一處是金粉樓臺，一處是竹籬茅舍；一處是桃柳爭妍，一處是桑麻遍野。那些賣酒的青簾⁶⁵高颺，賣茶的紅炭滿爐，士女遊人，絡繹不絕，真不數⁶⁶「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絃樓」。(14 回，頁 185)

撇除了天竺寺和靈隱寺，作者標榜西湖的「真山水」不同於「假園林」，敘事者在此標示馬純上的兩條西湖旅遊路線：錢塘門→聖因寺→蘇堤→金沙港→雷峰塔、湖心亭→淨慈寺；及城隍山（吳山）→伍子胥廟→片石居→丁仙祠。前一條旅遊路線和明清旅遊書籍以「錢塘門」為始的路線相合，主要是人文地景，酒館和歌樓則呈現出紙醉金迷的花月風情，蘇堤、雷峰塔、湖心亭暗示了詩文傳統中常出現的西湖十景（如蘇堤春曉、雷峰夕照和南屏晚鐘）；而後一條路線的城隍山亦是西湖周邊著名的自然地景。在這些地景中的「遊人」便成為其他遊賞者的觀賞對象，如馬純上過錢塘門後所見：

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喫了幾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都梳著挑鬢頭⁶⁷，也有穿藍的，也有穿青綠衣裳的，年紀小的都穿些紅紬⁶⁸單裙子⁶⁹；也有模樣生的好些

62 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24 卷第 4 期（2013 年），頁 99。

63 此名詞為巫仁恕所提出，意指中、下層士大夫的旅遊活動，和「宦遊」相對。詳參氏著：〈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1 期（2003 年），頁 98。

64 代智敏：〈明清小說中的「西湖」意象之闡釋〉，《名作欣賞》第 20 期（2012 年），頁 105。

65 筆者案：青色布招，為酒店標幟。

66 筆者案：不計其數。

67 筆者案：以骨針支兩鬢，使兩邊隆起的女子髮式。

68 筆者案：綢的本字。

69 筆者案：無襯裡的裙子。

的，都是一個大團白臉，兩個大高顴骨；也有許多疤、麻、疥、癩的。一頓飯時，就來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後面都跟著自己的漢子，搨著一把傘，手裏拿著一個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廟裏去了。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裏……。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成群逐隊，裏裏外外，來往不絕，都穿的是錦繡衣服。風吹起來，身上的香一陣陣的撲人鼻子。馬二先生身子又長，戴一頂高方巾，一幅烏黑的臉，搨⁷⁰著個肚子，穿著一雙厚底破靴，橫著身子亂跑，只管在人窩子裏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14回，頁185-187)

此情節呈現出屬於庶民的進香旅遊型態，香客的祀神消費是旅遊消費的一環⁷¹，不論是鄉下婦女或富貴女客都人數眾多，趁進香時順道盛裝出遊，反映出杭州進香的娛樂與消費面向，藉由馬純上的視角，可見西湖周邊寺廟（如淨慈寺等）進香之盛況。有趣的是，女遊客的各色衣物和撲鼻香味對馬純上並無太大吸引力，故天二評（天目山樵評語「定本」《儒林外史評》，光緒11年上海寶文閣刊行）：

極寫西湖之幽秀，風俗之繁華，與馬二先生之迂陋窮酸互相映發，形容盡致。
（頁191）

這正凸顯出西湖敘述如此呈現的原因，是爲了對照出馬純上「迂陋窮酸」的落魄儒生性格。而除了女香客之外，其旅遊重點尚有食物：

望著湖沿上接連著幾個酒店，掛著透肥的羊肉，櫃檯上盤子裏盛著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著餛飩，蒸籠上蒸著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喫，喉嚨裏嚥唾沫，只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喫了一碗麵。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⁷³一個茶室喫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處片⁷⁴嚼嚼，到覺得有些滋味。(14回，頁186)

馬純上遊西湖的重點不在風景，而在於「有些滋味」的食物，吳敬梓特別描述酒店中的各種食物，敘述窮困儒生的潦倒，故商偉認爲杭州成爲沒有靈魂的去處⁷⁵，有論者認爲此乃作者對於馬二的諷刺⁷⁶。另外，馬純上所見的盛裝仕女，也間接呈現出在明清旅遊文化之下的

70 筆者案：拉、伸。

71 陳建勤：《明清旅遊活動研究：以長江三角洲爲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67-69。

72 高桂惠：〈從香火到香油錢——明清女性宗教活動書寫的信仰光環與塵俗世道〉，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女性文學視域》（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2015年），頁57。

73 筆者案：隔壁。

74 筆者案：處州（今浙江麗水）產的筍片、筍乾。

75 商偉著，嚴蓓雯譯：《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頁391。

76 申重實：〈論《儒林外史》中的「春秋筆法」〉，《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叢刊》第4輯（2006

《儒林外史》中，進香與消費的關聯密切反應出庶民化的西湖旅遊敘述，由此可知西湖的傳統詩文敘述未必完全被顛覆⁷⁷，只是呈現出另一種不同於士遊的「市井閒情」敘述。

而馬純上的旅遊重點除了「有些意思」的食物之外，還穿插描寫以其視角觀賞的地景之美：

一步步去走到山岡上，左邊望著錢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無風，水平如鏡。過江的船，船上有轎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邊又看得見西湖。雷峰一帶、湖心亭都望見。那西湖裏打魚船，一個一個，如小鴨子浮在水面。馬二先生心曠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見一個大廟門前擺著茶桌子賣茶。……兩邊一望，一邊是江，一邊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轉圍著，又遙見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隱忽現。馬二先生歎道：「真乃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喫了兩碗茶，肚裏正餓，思量要回去路上喫飯。恰好一個鄉里人捧著許多燙麵薄餅⁷⁸來賣，又有一籃子煮熟的牛肉。馬二先生大喜，買了幾十文餅和牛肉，就在茶桌子上盡興一喫。(14回，頁189-190)

遊賞錢塘江、湖心亭和雷峰塔之後，馬純上引用《中庸》26章：「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⁷⁹描述眼前美景，反映出其並非善於吟詩作對的文人，而是只在意以八股文取得功名的腐儒。⁸⁰值得注意的是，在馬純上的視角下，上述美景並非過眼雲煙，「心曠神怡」正因對於西湖美景有感，故此段情節仍表現出抒情性，只是不善於用詩文表達內心情感，因而更近於庶民旅遊者形象。比較「美景」與「食物」對於馬純上的重要性，可見明中葉以來士大夫旅遊時注意美食的特色⁸¹，而此敘述在南京的書寫中並未出現，凸顯出兩地不同的旅遊文化特色。至於西湖的描寫亦凸顯出清代士大夫遊記中品味論述的淡化⁸²，在「士遊」文化之下的馬純上，正是介於「士人」與「庶民」旅遊型態的代表。

二、虎丘的道學家和旅遊者：王玉輝

晚明小品中描述人滿為患的虎丘，如李流芳(1575-1629)〈遊虎丘小記〉云：「獨不宜

年)，頁217。

77 商偉認為馬純上遊西湖的情節疏離並顛覆了數百年來的西湖詩文傳統。詳參氏著，嚴蓓雯譯：《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頁390。

78 筆者案：北方傳統麵食，以燙麵製薄餅，兩張相疊，烙熟後揭為兩張，用來捲菜、肉餡。

7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24。

80 李慧文：〈馬二先生形象研析——以「遊西湖」情節為中心〉，《廣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6期（2014年），頁38。

81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年）頁101。

82 巫仁恕：〈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年），頁263。

於遊人雜沓之時⁸³、湯傳楹(1620-1644)〈遊虎丘記〉亦云：「此輩俗物敗意」⁸⁴，「此輩」、「遊人」正是上述的庶民。在《儒林外史》中亦有許多遊客，但吳敬梓藉由老秀才王玉輝的觀點敘述虎丘，卻表現出與晚明小品的差異：

王玉輝老人家不能走早路，上船從嚴州、西湖這一路走。一路看著水色山光，悲悼女兒，悽悽惶惶。一路來到蘇州，正要換船，……王玉輝問飯店的人道：「這裏有甚麼好頑的所在？」飯店裏人道：「這一上去，只得六七里路便是虎邱，怎麼不好頑！」……路旁一個茶館，王玉輝走進去坐下，喫了一碗茶。看見那些游船，有極大的，裏邊雕梁畫柱，焚著香，擺著酒席，一路遊到虎邱去。(48回，頁589)

其旅遊路線為嚴州、西湖→虎丘（虎丘寺、千人石）→鄧尉山，和一般的蘇杭旅遊路線並無大異。值得注意的是，吳敬梓並未藉由王玉輝的視角描述周邊美景，只看見了華麗的游船，故黃富民評點云：「蓋徽州人至蘇州，便無一事看得上眼」（頁590），指出其不認同蘇州的文化風土。然而此次旅遊本是為排遣三女兒殉夫之悲痛，故對於所見事物心不在焉是可理解的，即便看見「水色山光」也只是更加觸景傷情。但在此情節中，王玉輝仍呈現出人和景的互動，故遊虎丘有其抒情意義：

遊船過了多少，又有幾隻堂客船⁸⁵，不掛簾子，都穿著極鮮豔的衣服，在船裏坐著喫酒。王玉輝心裏說道：「這蘇州風俗不好，一個婦人家不出閨門，豈有個叫了船在這河內游蕩之理！」又看了一會，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裏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王玉輝忍著淚，出茶館門，一直往虎邱那條路上去。只見一路賣的腐乳、蓆子、耍貨，還有那四時的花卉，極其熱鬧。也有賣酒飯的，也有賣點心的。王玉輝老人家足力不濟，慢慢的走了許多時，纔到虎邱寺門口。循著階級上去，轉灣便是千人石，那裏也擺著有茶桌子，王玉輝坐著喫了一碗茶，四面看看，其實華麗。(48回，頁590)

而在此所見的「游船」，在他抵達虎丘寺後仍是其關注點，因他無法苟同船上仕女「叫了船在這河內游蕩」的「蘇州風俗」，但轉瞬之間，他又因為「穿白的少年婦人」而感傷地憶起亡女，故在遊虎丘的過程中，其所見所聞皆和情感相依相生，以道學家身分出現的王玉輝旅遊時，表現出「人之常情」。直到他坐在使「頑石點頭」的千人石⁸⁶旁，才稍微平

83 [明]李流芳：〈遊虎丘小記〉，《檀園集》卷11「西湖臥遊冊」跋語（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86。

84 [明]湯傳楹：〈遊虎丘記〉，收入[明]楊循吉等著，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頁449。

85 筆者案：專門搭載婦女的船。

86 [明]陳繼儒：《捷用雲箋》卷2「遨遊虎丘」條：「千人石、頑石」（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復心情，而有「四面看看，其實華麗」的賞景興致，天評加曰：「王玉輝非無性情，只是呆耳」亦適用於此。王玉輝身為徽州理學之代表，卻必須進入宗教場域——虎丘寺才能暫時解脫亡女之悲，呼應了「頑石點頭」的典故，因而削弱其道學家身分。

由上述兩部分的討論可見，「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在《儒林外史》中並不完全適用，因描寫杭州西湖時以「市肆」為主要場景；敘述蘇州虎丘時則以「湖山」為焦點，馬純上遊西湖和王玉輝遊虎丘的情節，固然是為呈現二人的道學氣，但從兩地旅遊敘述的共同點皆為「遊人」與「食物」，不但具體呈現了「蘇杭金粉香」，亦可從中得知二者是庶民較重視的旅遊趣味，庶民旅遊的重要景點——西湖與虎丘，皆呈現出庶民旅遊的「閒情」。而小說中描寫人和景的互動雖不多，但卻可見馬純上和「非無性情」的王玉輝，仍有和外界景物相感的情感敘述，故遊西湖的情節仍具備抒情意義。

肆、結語

從《儒林外史》的南京和蘇杭書寫中，可見和晚明小品有相同的抒情特色：與人偕遊、人與景相融、載錄文房清賞等。藉由本文可知南京書寫多以文人閒情為主，小說人物關心的事物之一為「美景」，故以「煙水氣」形容其抒情意境，敘述視角較近於士大夫，在「雨花臺的風雅士庶」一小節中，便探討了杜慎卿、蓋寬和荊元遊雨花臺的抒情性；而「玄武湖的高士／隱士」一小節，則討論莊紹光在玄武湖花園中「抒情意境」的建立與崩壞；至於「秦淮河畔的名士」一小節裡，則是以敘述者視角為主的南京書寫，雖仍是士大夫視角的敘述，但已有介於「士遊」與「庶遊」之描述。

而蘇杭書寫則以「市井閒情」的「金粉香」為象徵，關注焦點多為「遊人」和「食物」，較近於平民的品味。「西湖的士遊代表」一小節，探討馬純上是介於士遊與庶遊型態的代表，雖以遊人和食物為主要觀賞對象，但仍有地景遊賞時所產生的心情描述，雖然不符合文人的標準，但也增添了庶民旅遊的抒情性；而「虎丘的道學家與旅遊者」一小節則論王玉輝在旅途中觸景傷情，呈現了人、景、情融合的抒情性，而削弱其道學家形象。總之，「文人閒情」與「市井閒情」各自呈現出不同階層的抒情方式，並凸顯出明清旅遊文化之下所產生的小說文本特色。

參考文獻

一、原典與工具書

〔南朝〕謝朓：《謝宣城詩集》，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明末毛氏汲古閣景寫宋刻本。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元〕白樸：《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

明末刻本），頁33。千人石又稱憨泉、劍石、千人石，虎丘跡；頑石即生公石也，生公說法石頭。

- 〔明〕楊循吉等著，陳其弟點校：《吳中小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
- 〔明〕李流芳：《檀園集》，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陳繼儒：《捷用雲箋》，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明末刻本。
-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清乾隆60年自然齋刻本。
- 〔清〕陳作霖著，陳濟民點校：《金陵瑣志九種·金陵物產風土志》（上冊），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光緒34年刊本。
- 〔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清〕吳敬梓著，李漢秋、項東昇校注：《吳敬梓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清〕吳敬梓、吳焯：《吳敬梓吳焯詩文合集·文木山房集外詩文》，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
- 〔清〕吳敬梓：《文木山房集》，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清乾隆刻本。
- 吳庚舜、呂薇芬主編：《全元散曲：廣選·新注·集評》（下冊），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

二、專書

- 〔英〕邁克·克朗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
- 尹富：《中國地藏信仰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9年。
- 巫仁恕、〔義〕狄雅斯 (Imma Di Biase)：《遊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年。
- 李麗紅：《琉璃古風：琉璃器與文化之特色》，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年。
- 商偉著，嚴蓓雯譯：《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
- 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
- 陳建勤：《明清旅遊活動研究：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 陳美林：《吳敬梓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 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頁53。

三、論文

（一）專書論文

- 〔捷〕雅羅斯拉夫·普實克 (Jaroslav Průšek) 著，李燕喬譯：〈中國現實中的文學和藝術〉，

- 收入氏著，李歐梵譯：《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94-111。
- 呂正惠：〈中國文學形式與抒情傳統〉，收入陳國球、王德威編：《抒情之現代性》，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頁408-446。
- 杜貴晨：〈《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論〉，《傳統文化與古典小說》，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07-317。
- 孫遜、葛永海：〈中國古代小說中的「雙城」意象及其文化蘊涵〉，收入蔣朝軍：《揚州與蘇州：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1-21。
- 高友工：〈中國敘述傳統中的抒情境界——《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讀法〉，《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291-305。
- 高友工：〈試論中國藝術精神〉，《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143-174。
- 高桂惠：〈從香火到香油錢——明清女性宗教活動書寫的信仰光環與塵俗世道〉，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編：《女性文學視域》，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2015年，頁42-90。

（二）期刊論文

- 代智敏：〈明清小說中的「西湖」意象之闡釋〉，《名作欣賞》第20期（2012年），頁105-108。
- 申重實：〈論《儒林外史》中的「春秋筆法」〉，《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叢刊》第4輯（2006年），頁216-223。
-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頁87-143。
- 巫仁恕：〈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年），頁235-285。
- 李慧文：〈馬二先生形象研析——以「遊西湖」情節為中心〉，《廣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6期（2014年），頁36-42。
- 孟醒仁、孟凡經：〈讀吳敬梓〈金陵景物圖詩〉劄記〉，《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1982年），頁103-107。
- 林衍：〈略論中國小說的詩化〉，《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0年），頁84-87。
- 孫旭：〈西湖小說與話本小說的文人化〉，《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2003年），頁19-28。
- 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24卷第4期（2013年），頁93-134。

許建平：〈《儒林外史》：一部意在言志的詩化小說〉，《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1997年），頁36-44。

陳文新：〈《儒林外史》中的山水、田園與南京風物〉，《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2014年），頁154-163。

湯克勤、丘森才：〈秦淮河畔的「寓客」情懷——兼論《儒林外史》中南京名勝與士的關係〉，《嘉應學院學報》第3期（2015年），頁56-59。

馮保善：〈六朝煙水氣：南京的城市文化性格〉，《浙江學刊》第5期（2006年），頁14-16。

葛永海：〈明清小說與蘇州風情〉，《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4年），頁88-92。

劉勇強：〈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文學遺產》第5期（2001年），頁60-72。

戴夏燕：〈《儒林外史》景物描寫的藝術特色〉，《時代文學》第6期（2012年），頁167-169。

（三）學位論文

史亞雄：《明清旅遊研究——以小說材料為中心(1573-1820)》（保定：河北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